

卷121  
673  
部五:9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一

歷代國用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祭用數之仿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  
 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仿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  
 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  
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  
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  
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之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元謂賦口率出泉卿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皆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蓋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謂指斥輿人也此三

者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  
卽邦中之地也山澤卽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  
再稅之可乎關市卽邦中之人也山澤卽四郊以  
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  
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  
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  
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  
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  
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



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謂用財之節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若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官府都

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



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  
雖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  
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  
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  
賄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  
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  
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

自天子不能具醢醢

醢醢不雜也

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

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  
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  
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卽位賈  
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  
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

五則時赦勿收農民租

見田賦門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

可授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見鬻爵門

造皮幣白金見錢幣門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榷酒酤

見征權門東梁以餘中猶官氣不感禮十萬石文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所大司農官庫少府水衡二者天子之私

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

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

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

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

錢為平陵民起第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

出水衡錢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

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

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

百姓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

賊蠹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

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



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爲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官府藏完全獨未央官燒攻莽三日死則安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

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

見田賦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輸官

見征權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三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



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斂修宮錢三萬二千二百萬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

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引導也

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廡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卽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淮郭汜自相攻伐  
於長安城中爲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  
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於御前  
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  
爲糒糧長安圯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  
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稻或不  
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  
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

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  
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  
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  
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煙火饑人自相啖  
食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  
內外斷絕拾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創草蠻陬賧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  
四千疋於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  
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

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

不改見田賦門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差見權酷門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

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糶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



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

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

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

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

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



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  
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  
疋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  
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  
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  
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  
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  
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  
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  
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

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  
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  
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歛以  
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  
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  
可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  
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  
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  
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

大衆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峻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洪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



祿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訾見訾算門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

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旣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



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  
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  
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爲婚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  
餘萬疋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權帝誅  
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  
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  
其法專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廩賜僧巫歲  
鉅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  
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  
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

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厲百役並與人戶凋耗  
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  
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  
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  
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動萬  
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劔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  
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  
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  
因其苛蠶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



賦增於下楊炎爲相乃請爲兩稅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廷

詳見田賦門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旣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爲

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爲宮市

見征權門

朱泚僭位長安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斂焉

裴延齡領度支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天子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

怨橫斂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土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貲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鏐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



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  
鎛王遂李脩程异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  
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  
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  
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  
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三戶養一兵京西北河  
北以屯田廣無土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

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  
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  
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歲錢  
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  
取後年乃濟及郡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  
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  
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旣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  
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



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  
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  
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僞梁之世賄  
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  
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  
錢十萬縉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  
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  
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  
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  
心矣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旣至閱  
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疋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  
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  
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  
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  
自經死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  
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  
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  
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  
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



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科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美始於講武殿別爲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關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



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止齋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捐撥入庫而不齊集守藏之臣每以爲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戶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內庫餘福建廣東

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爲永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爲元額矣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冶課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爲左藏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爲也元豐元年勅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內者委提刑拘催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



元祐詔令諸路坑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內藏庫三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復盡輸內藏矣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爲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

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爲多者爲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爲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疋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



百二十八貫正兩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  
七十七貫正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九貫  
正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一貫正  
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正兩京  
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正兩河北路一十  
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正兩廣西路九萬一千  
九百八十貫正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  
百二十四貫正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  
貫正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正兩江南  
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十八貫正兩成都路

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正兩潼川路五萬二千  
一百二十貫正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  
百八十八貫正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二千  
六百四十三貫正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  
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  
和之數雖曰饑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  
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爲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  
始於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  
家日不暇給不能考覈加以強藩自擅朝廷不能



制是以立爲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旣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旣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土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歛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卽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卽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則係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鈎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



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蓋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爲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着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

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爲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爲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日子而天下無遺利而



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  
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臣窘束屢  
有奏陳謂如本州額定公使錢一千貫則先計其  
州元收坊場園池等項課利錢若干却以  
不係省錢貼足額數然諸項課錢逐年所收不等  
或虧折不及元數而所支不係省貼足之錢更不  
增添則此額定數有不及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  
爲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  
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樁入便若  
輒有支動卽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  
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  
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爲無

額上供

謂坊場稅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礬錢賣秤  
斗錢賣銅錫錢披剃錢封贈錢淘尋野料  
錢額外鑄到錢銅鉛木脚錢竹木稅錢誤支  
請受錢代支失陷賞錢贓罰錢戶絕物帛錢蓋自

係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  
樁而後起發蓋至熙豐係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  
爲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  
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畧皆  
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  
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蓋



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考建隆以來凡上供  
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道四年  
二月十四日勅川陝錢帛令本路轉運司計度只  
留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蓋  
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約度在州以三年准  
備爲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  
邊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  
錢州月帳內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  
諸州應係錢物合供文帳並於逐色都數下具言  
元管年代合係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

係本州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多支用不  
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  
京要用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卽除式樣遍下諸州  
府具金銀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  
項內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卽據少剩數目下諸路  
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約度  
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椿以此參  
考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燾所奏足見國  
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錄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



此詔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爲疑  
蓋唐末而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  
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立故  
也既欲矯宿弊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紀綱既  
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不妨藏之州郡以備不  
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爲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

頭子錢本末  
見田賦門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四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祖宗

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

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  
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  
羨溢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  
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



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寢廣天聖初始命有司  
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  
天書旣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  
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  
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期上言  
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  
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  
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  
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  
半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

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  
所賜銀絹著爲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  
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  
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  
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  
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旣解而調用無所減  
卽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  
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  
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



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二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三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三十三而京師不與焉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



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百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五計有萬世之計有

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



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

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



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  
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  
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  
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  
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  
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  
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  
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  
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

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  
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  
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  
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  
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  
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  
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  
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  
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旣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  
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



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百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  
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  
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  
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  
官三千三百有餘其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  
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  
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  
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  
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歲之數入官之多門  
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

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  
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  
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  
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  
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  
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  
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  
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  
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



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  
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  
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  
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  
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尙方所造未嘗用一  
竒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  
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於  
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  
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

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  
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爲無名  
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  
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  
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  
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  
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  
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  
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



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氈覆勵精爲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

未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

帝謂輔臣曰此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牕牖以爲固密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獫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



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  
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  
武姿何日成戎捷帛二百萬是賄人首又思謝外景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  
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  
爲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  
外江綱船之類例皆賈轉運司封樁上供卽用度有增  
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  
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熙寧以  
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軍闕額

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於蒐鋪兵備  
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  
占募餘路封樁仍舊謂政賦其無益者並行而封樁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爲出深  
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尙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  
聞要出而外曰樁其言右司諫蘇轍奏臣竊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  
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  
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  
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闕乞於三司選



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卽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入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奉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

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邪爲并收驛料等帳邪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邪爲依熙寧



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邪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仔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尙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

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

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

除末鹽錢後得

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

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



細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轍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

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

矣防禦使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

夫三十九人

景德爲諸曹郎中

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

以上一百六十五人

景德爲員外郎

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

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

景德爲博士

今爲三百六十九人

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

景德爲三丞

今爲四百三十一

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

十三人今爲一千六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

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三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



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  
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  
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  
限法尙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  
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  
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  
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  
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  
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  
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

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  
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  
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  
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  
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  
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  
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爲  
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  
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



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寧復叅考焉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旣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爲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塲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

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寔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卒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



益喧賞餘一派至萬餘者京邑外以千萬計傳  
史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止供官吏違負  
者請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  
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  
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爲五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  
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  
物其措置哀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  
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  
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

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  
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  
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  
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  
陞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  
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莞榷居其  
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鹽榷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



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  
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  
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  
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高宗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爲三自上供送使留  
州及裴瑄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  
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

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爲之名凡度支  
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  
送使錢旣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  
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爲可  
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  
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  
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  
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  
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  
五  
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  
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  
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  
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爲三曰上供送使留  
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  
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

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爲之名凡度支  
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  
送使錢旣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  
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爲可  
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

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  
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  
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  
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



制而臣始爲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爲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爲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

郡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



制而臣始爲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爲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爲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

郡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



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  
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  
文具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  
實者案之使真僞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  
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  
爲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  
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  
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  
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偕至矣漢之大司農則  
今之戶部也竊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

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  
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諸郡諸  
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  
法爲未備也然而去古逾遠文籍愈煩在西漢已不  
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盡革其僞乎在東漢止於屬  
郡之內况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  
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  
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  
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  
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



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日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

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參考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



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  
中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  
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  
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  
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  
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  
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  
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  
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

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  
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  
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  
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  
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  
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  
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  
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  
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  
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



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追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

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文而謂之有能陛下何



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

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儉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哀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典利之臣四出



李處樂卷三十四  
三  
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鬪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

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  
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  
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  
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  
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  
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  
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  
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

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  
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  
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  
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  
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  
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  
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  
故備載之於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  
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命且不足平而

內藏庫卽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爲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膳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爲川陝荆襄都督旣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之當國以兀术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日歷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爲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

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宮禁營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



於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

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

軍添差大爲州郡之患

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而宗室母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爲額從之

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

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

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

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

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

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

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

克行今之爲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

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其實以恤公使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

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



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爲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爲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爲上下馬

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酌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賊吏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



料次取於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爲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爲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

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壹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曰土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



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所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  
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  
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  
慾黷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  
郡之財賦固已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  
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  
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旣  
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  
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土供之外

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  
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  
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  
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椿留之賦然  
有限之椿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  
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  
訂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  
廉幹之人則擢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  
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  
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



而並緣之漁獵已遍及於閭閻矣愚常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燒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四

鄆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五

國用考三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

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輓粟謂

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音誰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言沿

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鎡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

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發卒



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

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

蒲阪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

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

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其

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

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

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

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

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

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

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

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卽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

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

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詡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



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梁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

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

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 云云是邸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

春 今淮陽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

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 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雖有

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

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

仍代經畧江淮於

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

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做費公損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



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  
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  
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  
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  
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  
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  
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  
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瀋陂其陸路後瀋陂  
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  
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

定統萬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卽今郡統萬卽朔方郡也

及臣所守四

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

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

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

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

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

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

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

樂求於嶂岷山

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并頭山語訛亦曰并岷山卽嶂岷山也河水之



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大省人力旣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永旱之備詔

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

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

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

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

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

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木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

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

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

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

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



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今范陽郡

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

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

逐吐谷渾得其地並

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

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譴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

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

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

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

高麗所都

置洛口回洛倉穿

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

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

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倉窖

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

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

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

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

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

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

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

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



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  
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  
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  
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元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  
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  
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  
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  
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  
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  
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  
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  
穀踊貴元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  
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  
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  
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  
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



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元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

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



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  
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白衣闕後綠衣  
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  
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輦樓下天  
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  
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  
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  
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  
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  
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塲兩

遞濱水處爲宿塲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  
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  
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  
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  
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  
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  
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  
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  
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  
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



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梟竹篠爲綯輓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歷

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洞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



歷穎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以戶部侍郎元琇

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饋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



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  
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  
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號觀察  
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  
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  
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  
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  
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  
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  
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共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

橋澆滅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  
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  
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  
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  
橋者纔二十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  
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厲院監而  
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  
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  
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



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貨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掎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

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疆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



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

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苦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



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糶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斛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之三其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

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



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

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踈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剝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



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  
自河渭沂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  
寶極盛之時韋堅爲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  
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  
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  
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  
險易之不同邪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  
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沂運艱難

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  
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  
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沂流運糧又引  
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  
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敕下諸道合差百  
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  
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  
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免令方  
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租庸司下諸



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敕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  
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  
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  
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  
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僉人  
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  
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  
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  
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  
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  
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  
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  
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  
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旣與之善矣省  
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  
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



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引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

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

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

萬盈廣衍

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

延豐

舊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

符二年順成

舊常豐景德中改

濟遠

舊常盈景德中改

富國凡十倉皆

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三倉

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

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

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

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凡三倉受京

北諸縣左天廐坊倉受京西諸縣

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

右天廐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

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

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驎左右天廐坊天駟監各一

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

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

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質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賂爲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爲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鼂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



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卽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旣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卽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卽官復給糧軍人

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



時移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

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沂流而入

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

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

七月又命戶部判官凌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省自陝

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陝

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

使領之陳穎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

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

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

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

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

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

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爲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

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

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

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

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

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

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

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



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歷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錢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



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全  
併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  
操舟者昧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  
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  
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  
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  
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  
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  
爲然朝廷爲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  
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

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以  
期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  
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旣不得至江  
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  
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  
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  
綱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  
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  
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爲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  
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



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爲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爲一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旣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二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權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發



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爲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



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

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



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

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旣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廩爲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



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美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

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旣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旣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



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  
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  
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  
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  
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  
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  
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  
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  
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僅足

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  
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  
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  
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  
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  
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  
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  
爲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  
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  
轉般以爲永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



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糟量漆七色等錢以椿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滄盧知原均斛斗專充

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



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爲民害也旣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

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恐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



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

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



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

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



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  
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  
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  
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  
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  
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  
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  
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  
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  
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

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  
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  
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  
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  
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  
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  
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  
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  
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  
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



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  
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  
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  
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  
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  
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  
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  
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  
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般運道途之遠此  
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

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  
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  
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  
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  
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  
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  
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  
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  
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



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

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



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  
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  
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  
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  
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  
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  
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  
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  
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  
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  
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  
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  
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  
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所費甚多  
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  
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  
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五置直穀工無水數不賦地是報  
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於太倉之粟少以東南諸  
谷而無實大抵以官穀為本而民穀為末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五置直穀工無水數不賦地是報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六官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四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  
之糶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  
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



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  
月食米也六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  
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  
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貧民里之公室以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  
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  
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  
士中等分循行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挾賑饑民免  
其厄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  
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  
廩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  
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



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勅自上所賜耳帝欲開邊費其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

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

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

貧民

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至知野其澗寒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瀕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

郡國所在冗食之

冗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北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

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

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

萬以上一年五十萬豆麥一十萬八一十萬八一十萬八一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

癯無家不能自存者早貧非六人十百一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穀人

三斛數時十六年平隨貧凡自日業三百一人十百一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種勿收責永平十八年旱饑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以後以各處水旱饑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  
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  
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賑恤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  
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侯汶考  
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饑遣使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  
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饑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  
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  
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  
爲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饑人卽以貸給使強壯  
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  
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饑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

上言爲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冀州上言爲

粥所活者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

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

得豆屑雜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朞乃帥民

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

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  
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  
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  
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  
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  
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糶考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



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

民力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饑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邪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 三月詔賜沂州饑民種食 又詔賑宿蒲晉慈隰相衛州饑開寶四年劉鋹平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



戶委長吏於省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饑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  
之人五斗仍給復三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  
饑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爲粥以賑饑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

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  
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  
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  
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  
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  
數十萬或百萬石濟之或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  
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  
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  
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利有可與民



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民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爲淖靡食之或賦以閒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饑役若厭溺死者官爲瘞埋祭之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爲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繯繫省刑罰饑民劫困窘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煥不任職者閒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畧如此

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

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此



慶歷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饑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

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拯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



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拯其患塞其求  
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  
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  
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  
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  
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  
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  
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  
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  
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

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義養之而已  
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  
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  
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  
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  
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  
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  
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  
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



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餘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

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今外有



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  
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  
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  
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  
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  
粟以給其食則農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  
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  
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  
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  
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

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  
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  
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  
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  
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  
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  
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  
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  
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寒餓殍  
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拯災補敗之數此常



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拯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便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  
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饑多盜繫囚衆本  
路不以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  
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死罪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  
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  
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  
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  
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

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  
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  
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  
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  
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  
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  
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  
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  
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  
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



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溫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賑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饑民興修不如法賑救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饑民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罷鬻諸路戶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



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  
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  
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  
給口食如乞匄法言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蘓軾言浙西二  
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蘓湖常三州水通爲杭州死  
者五十餘萬蘓州三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  
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乞令

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糶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  
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  
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  
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  
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  
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爲  
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  
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

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



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

薄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

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

記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

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周禮秋官

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

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

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

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

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

凶荒之歲爲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斂散輕重

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

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

政既衰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出左傳歲一

不登則乞糴於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

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

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爲斂

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

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



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  
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  
其術愈麤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  
特指爲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爲王道秦漢以下却  
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  
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  
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  
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  
語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  
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

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  
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糶法非先王  
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  
之良規到得平糶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  
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  
糶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  
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  
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

貧困常若枯旱穀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  
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  
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  
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廩之吏



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 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

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

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

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

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

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

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

隨所遇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

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

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

關毋得用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

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

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

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

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

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郭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

饑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

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

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

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

遣寄居閒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



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塲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

出言行錄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

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

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所

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愷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歷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詔益梓夔州荆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

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

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倉



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苗其餘並  
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  
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  
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  
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雖得一  
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賣廣惠倉田雖得  
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  
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  
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  
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  
蔭不願補援名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  
糶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  
之詔自今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  
變糶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  
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  
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  
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  
借貸米穀只還本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廸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

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語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考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



郡饑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與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粥用十五萬并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力賑救爲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實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  
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畧盡今所以爲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爲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廸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



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  
方小郡號爲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  
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  
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  
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七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國用考五

蠲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  
或各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

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  
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邪  
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  
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  
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  
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  
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  
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

法孟子以爲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  
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  
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  
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旣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  
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旣無逋懸則何有  
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  
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  
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



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

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賑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賑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順帝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  
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詔靈帝熹平元年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

逋債宿負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

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二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戶調絹綿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

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債

宋武帝卽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卽位大赦除逋租宿債

梁陳受禪皆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縣遭水之處免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

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卽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虢虞芮邠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

太宗卽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卽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元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租

天寶十四載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陷賊州免三

### 歲租

代宗卽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

今歲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 又罷

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卽位以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  
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  
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祕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  
諸州首至宣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卽  
日詔太常丞黃夢錫乘傳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  
鹽鐵酒權供軍橐稊等以鐵錢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  
不爲削去其籍夢錫檢勘合理者纔三四萬民貧無以  
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  
逋負并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  
科理者請蠲放之詔可 又令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  
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每有大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  
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放五百八十萬東封放  
五百四十九萬汾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大約  
準此

異岩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曰側聞真宗初卽位  
王文穆公與母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



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啟蠲之  
文穆得賓古言卽夕俾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真宗  
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  
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  
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  
卒用爲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  
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在名物下諸路轉運使期  
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復一大赦凡宿逋之總於  
真宗蠲納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歷聖相授率由舊  
章所蠲當以數百萬計究其本原事迹實自文穆

發之文穆晚繆所爲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  
亦惟文穆早有恤民之言宜爲宰相故爾

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  
年內悉除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  
萬而歲中悉除者錄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  
所蠲二百三十六萬

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  
萬推是以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  
務聚斂有嘗以恩除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  
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須嘉祐七年赦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釋逋負貸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內外市易務在京酒戶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麴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令戶部勘會轍謂此事惟州

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日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有無抵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尋詔內外見監理市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卽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戶積年負欠以十分爲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蠶麥並  
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  
之欠徒費鞭朴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  
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  
良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  
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  
盡理推行况臣所論市易鹽錢酒稅和買絹四事錢  
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  
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

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  
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  
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  
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  
民復何望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卽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  
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  
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  
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效臣竊痛



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

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撝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



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

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撝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撝餘皆并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旣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



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旣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

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撝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撝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

時徽宗已卽位

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



及他司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爲始計對各具陳書奏如望前時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無孑遺大臣爲無益之舉以壞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挺之亦言契勘元祐七年所放不問係與不係欠負凡民間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三月已前蓋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貲矣祖宗以來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

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赦敕催納方當內外告乏之時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及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輒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貧下之戶爲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



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爲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上三等入戶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外又詔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虔吉撫汀南雄荆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

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爲姦又復催理擾人乃盡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



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  
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  
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  
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  
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  
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  
奉法循理則稱民安矣詔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  
積欠擬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  
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  
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何所惜乃詔平江等  
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  
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  
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  
八十九萬緡至是一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  
回易逃亡之數卽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卽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卽位赦文應官司債負房賃稅賦



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  
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  
三歲郊禋赦皆如之

詔蠲福建路寺觀寬剩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爲官拘是致  
僧道不肯留心管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棄抑勒  
隣保補欠累及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韶連南  
雄封州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遭蹂

踐或被焚蕩乞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  
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路大兵錢糧詔併英賀郴州桂  
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 十二月宰執進呈立皇太子  
赦內一項應爲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  
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戶放  
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奈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  
諸色窠名錢糧及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綱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



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兌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銀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二百餘兩度牒五千道殿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諸郡寄招軍兵兌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二千九百餘兩緡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係於苗上收趁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閣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戶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戶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



成理納或隨料留納苗稅緣係連年旱傷可特與蠲放  
十年先是戶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稅  
租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  
副蘇諤奏昨稱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  
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沒其田從之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  
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  
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  
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  
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

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  
閭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  
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爲不可况今政煩  
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  
必爲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懷之爲刻剝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卽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  
登極赦事理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  
司之司爲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衆乃詔



私債納息過本者放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熙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闕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熙五年寧宗卽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

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納承平時黃河築埽鐵

纜錢寧國府抱認廢圩米從之

二項係攸縣及宣城縣民田畝內抱認科納今

除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

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目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爲過之而  
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  
則以詔旨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  
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於此蓋建炎  
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時  
時蠲減數日以寬民力又西蜀自張魏公屯軍關  
陝以趙開爲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饟尤浩故賦  
稅茶鹽權酤和買布絹對糴米糧及其他名色錢  
物錙銖必取率是增羨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  
名橫斂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七



御覽十二卷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三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